

三十一歲的英國網球手梅利，前幾天在澳洲網球公開賽出局，因為臀部傷得連穿襪子都會痛，這場可能是他的退役戰。他或會動一個大手術，手術成功的話，有機會回到球場。但考慮到他的年紀，可能性不大。

第一次認識梅利，是在二〇〇八年，忘了是哪個比賽了，他在準決賽贏費達拿，而他的對手施蒙，則贏了拿度。那一年，費達拿和拿度在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打了一場傳世的經典比賽，人人都期待這個對決，但竟然落空。最後梅利奪冠，在致辭時幽默地說：「對不起，你們看不到費達拿對拿度，但希望我和施蒙的比賽，你們也享受。」

他是英國人，蘇格蘭人，難怪有種英式的幽默。二〇一四年的年終賽，梅利在初賽被費達拿以六比零、六比一橫掃，但費達拿在決賽一刻，卻因為背傷退出比賽。這時候梅利竟然發了一個「推特」：「難道費達拿被我打傷了嗎？」這也是可愛的英式自嘲。

可是，球場上的梅利，並不可愛。他不再像紳士，而是像會醉酒鬧事

的英國足球迷。他常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導致失球失分失比賽。比賽期間，他經常咆哮，又喃喃自語、碎碎念，比起費達拿的優雅，拿度的專注，梅利就是缺少一點點成熟和智慧。

也是二〇〇八年，他原本是年終賽八名選手之中狀態最佳的一人。在分組賽，他兩戰全勝，篤定晉級，遇上狀態不佳、輸了一場、必須勝出才能晉級的費達拿。他卻竟然出盡力氣跟他周旋，花了三小時才能慘勝這場無關痛癢的比賽，彷彿忘記準決賽在廿四小時內就開始。結果因為未回復體力，在準決賽就被淘汰，白白錯失了現在回頭看是唯一一次摘下年終賽的

後來，他針對自己的弱點，找來以冷靜聞名的球星蘭度任教，終讓自己一嘗捧起大滿貫的滋味，算是一次成熟而有智慧的決定。但後來蘭度離開，他又故態復萌，未能更上一層樓，可謂是性格決定的命運。

然而，兩個大滿貫，兩塊奧運金牌，相較其他球手，已經是很好的命運了。

風陵夜話

耶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三、五、六見報

柏林歡喜中國年

今年柏林影展可謂是中國年，共有三位中國導演的新片入圍主競賽單元，張藝謀與王全安這兩位金熊獎獲獎導演，分別攜《一秒鐘》、《恐龍蛋》亮相，與柏林常客王小帥導演新作《地久天長》同時角逐。這三位導演都是從這裏走向世界影壇的，《紅高粱》、《圖雅的婚事》、《十七歲單車》初啞驚世，隨後作品曾在此屢獲殊榮，與柏林影展有不解之緣。

《地久天長》是王小帥歷時四年打磨的年代長片，跨度三十年的當代中國社會人情畫卷，王導感慨：「從事電影創作二十多年，始終受到專業人士的關注和支持，實屬幸運。當然，這只是這部電影走向觀眾的第一步，我更期待它與中國觀眾見面的時刻，那時我的創作才算是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小帥導演確實道出了影展藝術片的市場現狀，國際參賽雖是難得的榮譽，但中國觀眾的口碑與票房才是獎盃，或許與影片投資的回收有着更直接的關係。

最後正式公布入圍主競賽的《一秒鐘》，張藝謀講述了大西北貧瘠的

荒漠裏的一個關於膠片電影的感人故事，體現了對電影傳統堅守的情懷。據悉，該片還將推出新「謀女郎」，她將出演流浪少年。下月柏林影展上，曾國祥導演新片《少年的你》入圍了新生代展映單元；該片主演是周冬雨，兩位「謀女郎」有望相聚。

在新生代單元中，還有《第一次的離別》、《過春天》兩部中國新片入圍，加上參展全景單元的婁燁導演新作《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共有七部中國電影首映柏林影展。柏林一直青睞中國電影，加上前幾年中國電影投資空前高漲，給藝術片創作保障了投資。張藝謀、王小帥都是香港歡喜傳媒集團的簽約導演，去年入圍康城影展的賈樟柯《江湖兒女》亦由歡喜投資，出品人董平表示，歡喜首映的手機視頻平台將為藝術片拓展新的市場。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聖誕到元旦期間美國絕大多數人放假，各種家庭、朋友聚會多如牛毛。除了送什麼禮物以外，聚會時如何避免衝突也是讓無數美國人焦慮的問題。美國解決人際衝突的專家 Priya Parker 對此有會心。

她說，主持聚會的傳統思路是重點關注各種物件的安排，如房間裝飾、邀請函、酒水、菜品等，卻忽略了聚會最關鍵的部分：目的。如果主人清楚聚會目的，就能有的放矢，明白該邀請哪些人，應採取怎樣的形式。如果客人明白聚會的意義，他們的行為舉止也就能較為妥當。Parker 認為，聚會次數不是越多越好，參與人數也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一味多多益善，目的含糊，聚會一團糟，反而好事變壞事。客人太多，主人無法面面俱到，照顧不周，客人體驗也會受負面影響。

她特別提倡一早就確立「遊戲規則」來預防衝突。如，大家族聚會，親人各自的政治立場可能不同，有的姻親也許來自不同的種族和文化背景。如果主人在發出邀請函時就給客人「打預防針」，讓他們對聚會場景有所預期，會消弭不少潛在的危機，也能減輕大家的焦慮緊張。聚會中也可確立臨時規則來避免衝突。如，聲明敬酒以講故事為目的，告誡出席者除了攝影外不能用手機等。

根據二〇一三年的民意測驗，逾七成的美國人對現有朋友關係不滿意。二〇一五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大約一半人認為開會過多是降低職場工作效率的罪魁禍首。聚會走「少而精」路線更有意義，也更可持續性發展。但大部分美國人視社交為人生必不可少的部分，大都希望廣結善緣，做到有智慧、有選擇地舉辦聚會、參加聚會不容易呢。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偽造色沁充高古

前面的硅酸難免逐漸地受熱液作用而溶解，好比失去防衛層，四周外來物質就易乘機滲進去，形成各種不同色調與形狀的色沁。

現今偽造之徒，把捉藏玩者對色沁的着迷，千方百計牟取暴利。事實上，偽製假色沁，古已有之，更巧立名目，名堂多多。

據一些古籍載，其中一種常用的方法，是「老提油法」：乃以虹光草加少許腦砂，作為造假色沁的主要材料。虹光草形似茜草，出自西寧深山中。若二者施於玉器上，點燃竹枝燒烤，能夠使玉透出紅光，好比南土有色沁的「土古」。清代後期，上述材

料難找，有人改用紅木屑煨玉石，偽造所謂「血沁」；若以普通木屑煨之，大多變成黑色沁，統稱為「新提油法」。古法也有用長石放生石灰中，連煮數次，偽造「雞骨白」假灰沁，雖然不像「以火燒之」那樣會留下「火劫紋」，但全玉像被一層厚厚白膠漿包裹，密不透「窗」（可窺見玉「地」的透亮表層部位）。現代偽造者手法層出不窮，雖然大多不再用「三蒸九曬」的繁複費時舊法，但更「粗暴」，以求便捷及本小利大。例如，以不同化學劑（如氫氟酸、硫酸等）處理，使近代劣質玉件表面變成五顏六色。常見的方法乃放進焗爐或微波爐，焗成假沁，皆不自然，必有一些黑色「爆炸紋」。真古者（像附圖的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玉琮）色沁天然經久渾成，不會看去似「發麻風」的樣子。



新年伊始，頗具儀式感地寫下幾個新年夢想，這種滿心憧憬的感覺令人安心又動心。

說起為新年立flag，胡適經常在新年到來之際寫一些與夢想、期望有關的文字，比如一九三五年初，天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欄目刊發了胡適在火車上完成的《新年的夢想》，文中提及他的希望一個是「在這個新年裏可以看見中國賦稅制度的轉變」，另一個是「我們的政府能充分運用關稅政策和交通政策來幫助解決民食的問題」。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大公報》「星期論文」再刊發胡適在新年元旦當天「足足寫

了七個半鐘」的《新年的幾個期望》。這一年他的幾個期望，與國家前途及民族命運緊密相連，比如要求當局直面當時已經無可避免的抗戰之全面爆發，切實反省並扭轉「九一八」事變後的國家前途，必須擔負收復華北失地的歷史責任。這幾個新年期望，胡適自認為不是奢望，然而，整個一九三七年，時局的走向與發展都沒能實現他的這些期望。

如此「貼地」並非虛無的的文人夢想，倒讓我想起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一場

鼻子的尊嚴

於是，徒弟找到了一位名醫，指導他們將鼻子弄短的方法：「先用熱水燙燙鼻子，然後再讓人用腳在鼻子上面踩。」

為了尋回自尊，僧人放下自尊，讓徒弟用熱水燙他的鼻，用腳開始踩，然後奇跡來了！「踩着踩着，鼻子上開始冒出小米粒兒那樣的東西」，徒弟「用鑷子從鼻子的毛孔裏鉗出脂肪來。脂肪的形狀猶如鳥羽的根，一拔就是四分來長」。普通讀者如我，心想：僧人的鼻子大概是黑頭過多，發炎含膿而腫脹肥大吧！

無論如何，僧人的鼻子，真的變細了，出乎意料的是，從前長鼻子的僧人沒有引起別人的奇怪目光，反而現在，當大家遇見僧人的鼻子變短了，卻忍不住笑起來。這又讓我想起，從前有一位禿頭的朋友，從認識

他的時候，他已經禿頭，後來他植髮去了，我卻反而一直看不慣。

因為旁人的眼光，僧人的脾氣也日益惡化起來，惡化至他也自覺自己的不是，希望鼻子能夠變回從前的形狀。幸好，後來有一天，他醒來時摸了摸鼻子，鼻子回復原狀，他自語：「這樣一來，沒有人再笑我了」。所以，怎樣可以贏回自尊？還原基本步，認識自己，接受自己，簡簡單單。

普通讀者

米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嫁娶有趣的人

電視睡覺，連話也不想多說，家庭生活刻板而無趣。天長日久的，便有可能引起另一方的冷淡或疏離。

過去讀過一篇文章，為《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丈夫卡列寧叫屈，認為是安娜自己受了渥爾斯基的誘惑出軌，毀掉了一個家，卡列寧是個受傷的男人。

老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是個活力四射的女人，與同樣熱愛享受生活樂趣的龍騎兵渥爾斯基一見鍾情，是兩個有趣之人的互相吸引。反之，身居市長高位的卡列寧除了忠於職務，性格沉悶，生活刻板無趣，這令生性活潑的安娜感到壓抑和鬱悶，他的「無趣」毀掉了一個家庭。

當然，愛情婚姻是一項複雜的藝術。能把日子過得有聲有色，需要雙方創造一些基

本條件和營造出一些氛圍，其中包括了生活內容的趣味。

見過不少夫妻離異。說來男女也算郎才女貌，教育程度相當，成長背景相似。究其分手原因竟無關經濟或性格，僅是一方太有趣而另一方太無趣了。一個「趣」字，也能造成二人漸行漸遠。

當下正在戀愛拍拖的男女青年，走到婚姻嫁娶一步時不妨也把「有趣」列為考慮的因素之一。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x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讀書還是有點用的

日子過的像神仙。」

「要不向我學？種地當農民。」我大笑道。

「哪有你老弟說的那麼容易，身不由己啊，你就別挖苦我了。最近都讀了些什麼好書？推薦推薦給我。」

「我現在可是農民，忙着種地，哪裏還有閒功夫看書。我們是要靠天吃飯的，只盼着能有個好年景，別的事都不去想，只是碰到收成不好煩了睡不着，就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看，才不管是不是經典，好與不好，能打發時光就行。」

「別再裝了，我還不知道你，恐怕讓你不讀書比要你的命還痛苦，我都戒不了書，何況是你。我最近又重新翻了一遍《黃帝內經》，感受確實又不一樣了，作為醫生讀書

是必須的。」

「是的，其實無論是做醫生還是當農民，讀書還是有點用的。程杏軒講過一個案例：他的族人澤瞻睾丸腫痛，他問澤瞻前些天是不是耳旁腫痛，已經消了，澤瞻很驚奇，說：『真是神醫呀，確實如此。』程開了暖肝煎讓澤瞻煎服，很快澤瞻就痊愈了。程杏軒感嘆道，開卷有益，這不是他神，他是讀了《會心錄》，裏面有這樣的病例。

我不與你閒聊了，我很忙，忙着要把地裏的東西賣出去呢。」

醫趣錄

榮汝成

dr_rongrucheng@163.com

逢周五、六見報



無房時真結婚，房多時假離婚。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四、五見報

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聖權利啊！」

這煽情又雞湯式的「徵夢信」總共發出去了四百多封，迅速得到各界名流的積極響應，截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就收到一百六十多份答案，其中一百四十二份如期刊登在一九三三年元旦出版的第三十卷第一號《東方雜誌》「新年特大號」上。

(上)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

